



專 著

心靈的導師

(上)

本文原著者，陸寬昱居士(肖像見刊頭)，為我國著名禪學家，曾將「楞嚴經、圓覺經、金剛經、心經、虛雲和尚年譜……」等多種佛書，譯成英文，皆由英國倫敦賴特公司出版，風行世界。

陸寬昱著

智華譯

梵文「佛陀」，意譯是「覺者」，那是說覺悟到人類的浮沉的五濁惡世飽經憂患是
由於連鎖性的因果律所造成的。他感到世情的虛妄人事的無常，因而徜徉世外掃除無明
及其所造業果，得到究竟解脫和任運自在。

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北印度，一個釋迦族的青年王子，名為瞿曇·悉達多，出家求道

，苦行鍛鍊，在三十五歲的那年，他仰觀天上的星辰而覺悟了。從生死的幻妄中得到解脫以後，這位成爲釋迦牟尼佛的聖人嘆道：「奇哉！衆生俱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。」

釋迦牟尼佛，教他的弟子們怎樣從世俗的羈絆中自求解脫，從而都能證得菩提（即「正覺」），他這樣宏法利生歷時四十餘年。這便是我們所稱之「教」。但菩提是絕名相，超對待，不受時空的限制的，是以非人間世情的語言所能表達於萬一的。因此，有一天佛陀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秘傳心法，祇有大弟子摩訶迦葉領悟此旨而報之以會心的微笑。當時佛便對他說：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法門，今付囑與汝。」此即教外別傳，後人稱之爲「禪」。

一、教乘

天臺宗將佛陀宏法利生的過程約分爲五：第一個時期，歷時三星期，講授「華嚴經」，僅菩薩們得能領悟，其他的徒衆則茫然不解。第二個時期，歷時十二年，講解諸「阿含經」，要他的信衆捨却我執、法執，應時安住小乘涅槃。當他們稍有進步時，他又在八年中間的第三個時期，教他們回小向大，方等義理，助發大乘心。待趣入大乘後，進而教他們研讀諸「般若經」，在第四時凡二十二年，他啓發他們固有的智慧，使能正常顯現而起用。第五個時期的八年間，

他講授「妙法蓮華經」，使他們心志「開」向超越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的一佛乘，然後「顯」之使能由「悟」而「入」。因此，他所教的目的不外四字：開、顯、悟、入。他臨終時，一晝夜間，他又教他們「大般涅槃經」，顯示究竟涅槃之常、樂、我、淨，四大般涅槃。

所以我們知道最初的教法，佛陀並沒有闡揚，徒衆還不能悟解到至高無上的真理。他循循善誘啓發徒衆的靈智。他雖然在五個時期用同樣的字句和名相，講經說法，但在每一進趨的時教中，都是由漸而進，寓有更深的意義。戒律所含義如四諦、十二因緣，都是針對小乘徒衆的說教，僅在他們發大乘心後才把完整教義澈底的闡揚出來。對聲聞所教的戒律，並不像菩薩所持的普攝一切。譬如爲初學者所說關於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的五戒，已擴展而爲包今犯這些惡事的思想 and 欲念。祇待徒衆善解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教義後，佛陀才在「法華經」中開示說，凡此都僅爲順應下、中、上等徒衆根機方便而教，使能先從粗放的觀念，後從精細的見地中，解脫我、法兩執，唯一的目的是讓他們悟入佛乘，這才是他說教的真意。最後他在「大般涅槃經」中顯示四十餘年內所用的字句和名相的真正意義。這真理的漸顯，在臨濟禪師說來，便是應時而真實的說教。

如此，真誠的求法者，在他們能夠體會到佛陀引導徒衆之苦心孤詣，也兼及末法時代的我們，使大家

離妄脫苦之前，應先從小乘入手而後進入大乘。在佛法的修行中，我們應當以摒除傲慢和偏見為始，修持做佛教徒應有的兩大美德：謹慎和謙恭，再以持戒而過合法的清淨生活，避免心志擾亂。唯有在了解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——這些佛陀傳給小乘徒衆的教理之後，才能因而創造一個進修的適意環境，更謀進展，得能正確解釋大乘教法，那是超越了分別心的。如果學者對小乘毫無所知而想解釋大乘經典，一定無效。因為他好像一個小孩，沒有學習字母，在家裡看見哥哥做功課，便也裝做是懂得幾何學了似的。

修行佛法應當真誠，使我們能向正道進展，但也往往易被自我的憧憬和名利的追求所蔽障，乃於聖教不合。「楞嚴經」中，佛曾說各處都會有「如來販子」，並將在末法時代歪曲聖教。許多西方人厭惡唯物主義，渴望尋求真理，但不幸因為大乘經典忠實譯本的缺少，資深而能教正法的「善知識」沒有，乃遭遇了困難。

(甲)大乘的功効

小乘經典在第一次閱讀時當立即懂得，但大乘各種作品却很艱深難解，認真的學者們應儘量視實際情形之需要而多讀幾遍，俾能於每次重讀時發現新的更深的意義，直待能領悟這教法的真正目的，其功能之浩大，竟致完全改變了他們。他們當能感到佛陀對徒

衆所說的，好像也就是爲了他們自己而說似的，在一次重讀時，佛的聲音也可以明朗的聽見。他們將悟到過去無始以來自己的許多錯誤，因而懺悔流淚。如天臺智者大師所說，一直是潛伏着的他們的善根，顯現的時分到來了。從此在這世間，對那開悟的問題，將不再有什麼障礙了。

(乙)世間萬有的虛妄

按照教下的說法，一切東西包括人的身心以及宇宙在內，都是由阿賴耶識——藏識所造成，這藏識的三個特點是：「自證」，「認識」和「色」。「自證」是阿賴耶意味到它自己的覺知；「認識」是它能了知現象的功用；而「色」却包括如此感到的一切，身心，以及這世界都在內。這樣，在無中跳出了我、他、和這世界，基本上都不是真實的，却在虛妄的境界中繼續存在。

這教法包含對「色」的掃除，「色」包括一切鏡花水月似的事物，也就是靠人類區別心而存在的現象。當萬緣俱寂對境無心時，這個「認識」和認識的對象也同時消失了。而「自證」的阿賴耶便顯現出來了，有如弱眼所見的第二個月亮。當這第二個月亮已能被認爲是眞月亮的影子時，它也消失不見了。而眞的月亮就顯露出來，或者說，這是萬法歸於一心，而這一心「顯能導入自性的認識，而成佛道。關於這一問

題佛陀在「楞嚴經」內，曾詳加闡述。

(丙)大乘的修行方法

大乘修行方法很多，但最適合世人修習的方法，乃觀世音菩薩所修的反聞聞自性即把耳根導入禪流，使與聲塵相離，而後把聲音和流入的觀念都掃除，直待動亂和靜穆都不存在。在耳聞和聲塵都消滅時，結果是一種清淨的境界，但不應執着。當這覺知所領會到的境界和覺知的本身都領悟到是不存在的那時，主客都歸入的空寂，這種覺知亦遍及一切處。如果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撇開空寂及非空寂絕對對待則生滅俱皆消失，而導入涅槃，一種理事圓融如如不動的境界，因之而頓超空有無所謂世出世間之分。這便是達到大澈大悟的康莊大道。

我們希望西洋的佛教徒們去讀「金剛經」、「心經」、「六祖壇經」和「圓覺經」，在我著的「禪的教法」各集中都有。

二、禪或教外別傳

說教並不能顯示究竟，因為人類的語言被世間各種比較和矛盾所限，決不能傳達不可思議與無法以言語表達的離名絕相的解脫境界。不過人類有一種先

天的潛力，決不是任何說教能企及，如果能憑禪的鍛鍊使之作正當的激發，即能接觸到實相而與之合而為一。

學者非嚴持戒律，以求心志安靜，進而獲得完全的定，俾使先天的智慧顯露，才能修禪成功。戒、定、慧，這三學似是支持心法的三腳架，必須所有三條腿都堅固，才能站得住。

雖然禪是勝過了其他修行方法，學者却不能不仰賴許多佛經中的教法，如果在末法時代因為得不到善知識的印證，必須依靠經典來調整和改善學禪的各階段，藉以避免「楞嚴經」中所說由五蘊所生的五十心所法等障礙。

替代教學所說菩薩如何須經許多住地進而成佛的法門，禪的方法是證悟的捷徑，以「心」作為起點；其含意是掃除擾亂心意的一切妄想，保持心不外遊於塵境，因為塵境是維持生死假有的原動力。心不為妄想所擾亂，當能顯出融會普攝的性境。這一點正確地意味着六祖對惠明所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寂寂惺惺（心中無念），正與麼時，那個不是惠明上座本來面目是誰？」這也意味到佛在「圓覺經」中所說：「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」為妄起於想，無念則妄想消失，菩提心顯現。這也意味着臨濟祖師所說：「如果你對自己沒有信心（即「自心」），你必慌張而執取外境，結果認賊作父以假為真，失却自在。如將你外馳的心志制止，則心佛眾生，了無差別。」

(甲)直指人心

在古時，人民生活十分簡單，很少欲望，因而他們都能如師所教而排除妄念親觀自心（于內起觀）。這便是爲什麼馬祖要說：「心即是佛」，他的弟子懷海（百丈禪師）乃參透自性，而獲證覺。

這真是太簡單而可信的了，可是認真的學者們却想要知道爲什麼懷海會證覺了？他應當熟悉常禪師們用以教示徒衆的「主」和「客」兩個成語的深意，這乃是探自「楞嚴經」中橋陳如之對佛所說：

「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，因悟「客塵」二字成果。

「世尊！譬如行「客」投寄旅亭，或食或宿，食宿事畢，假裝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實「主」人自無攸往。如是思惟：不住名「客」，住名「主」人。以不住者名爲「客」義。

「又如新霽清暢，昇天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諸有塵相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：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。」

從而，「主」就是不變的自性，那是真實的，「客」是指現象，那是變動不居的幻相。懷海得證菩提，因爲他在脫離「客」時，不曾迷失了「主」。當他迥脫根塵與真相打成一片時，虛幻自然消失不見了；結果他獲得證覺。

(乙)參「公案」

物質文明進步，造成人類精神文明的低落，因此禪師們不得不以參「公案」的辦法，來剝去徒衆的見、聞、覺、知，使能心安而獲定境，顯現智慧。

有很多公案常爲古德大師們所運用，在中國最普遍，而仍爲日本禪師們所常用的是：「僧問趙州，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趙州答曰，「無」。在這一則公案之中，着重點是在「無」字，禪師責成弟子參透，而弟子亦信爲成功之論。所以晝夜集中心念在這「無」字上面，這是絕對性的，執拗而沒有條件的而且不管贊成或反對，趙州，毫不妥協地禁止他的弟子們辯正是非，儘管他的說法與佛說相反，他也堅稱狗子沒有佛性。這樣，狠心的「無」，阻止了一切逃避，不讓這猿似的心靈外馳，因而強制地使之與官感斷絕關係。這種心靈的孤立絕緣使他很不舒服了好幾年歲月，在這期間，從無始以來所造成的強烈習慣都漸漸消失了，他像是呆滯、愚笨，而憔悴了。日常生活的一切普通舉止，他都不理會了，甚至不思飲食。這便是公案在起大用而收大效的時候。他的心本來是靈敏而活動的，漸漸被這個無情的「無」悶死了，變成虛萎無能，像是寒窟中的朽木，或者像不能動的木馬。外遊心死去了，自動地即爲清淨心之蘇醒所替代，使這學者看清楚了公案的目的不既在求狗子或佛性